

橘



责编/张辉东
美编/吴志立 校读/刘芳

夜色渐浓时，栀子花的香气又变了。白天的香是张扬的，此刻却变得幽微绵长。我借着月光往回走，忽然听见一阵细碎而急促的“叽吟——叽吟——”声。定睛一看，一只白鹤鹑正沿着溪边的卵石小径疾步走着。它黑白相间的羽色在昏暗中依然分明，走几步便要停下，那长长的尾巴一上一下的，像是某种神秘的摩斯密码。它并不急于归巢，倒像是个巡夜的更夫，在花影与月色交织的小径上，踏着方步，检阅着这一山的寂静。

回到住处，我泡了一杯栀子花茶。花瓣在热水中舒展，浮浮沉沉，渐渐恢复成初绽时的模样。窗外，白鹤鹑的叫声已然停歇，山里彻底静了下来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些鸟儿与栀子花，倒像是彼此的知音。从山坡上的白头鹤鹑到渠道里的斑鱼狗，花开为鸟雀提供蜜露与庇护，鸟雀为花朵传播花粉与生机。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之中，它们共同演绎着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默契。

茶凉了，月光移到了窗台上。我忽然想起那只白鹤鹑，不知它此刻是否正收拢了翅膀，将那总是摇个不停的尾巴藏进腹羽里。山里的夜静得很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，提醒着我，在这芬芳的暗夜里，生命仍在悄然律动。

忆乡愁 看振兴
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
邮箱：cswwsyb@163.com
长沙市委农村局 长沙市委文艺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

当年明月在

黄耀红

《山间明月》是诗人刘羊的又一部新诗集。一轮山间明月，天生就是一种诗境。不过，这明月曾临照过太多太多的平仄和韵律。歌明月之窈窕，发怀乡之清愁，前人之述备矣。况且，当农耕的夜色迷失于城市的灯光，还有谁能看见千年前承天寺那样的月光？

然而，刘羊执意以他的诗句告诉我们：真正的现代诗人看山不是山、望月不是月。刘羊的“山”里，没有征人凝望；而他的“月”下，也不只有千里婵娟。

那是一个城市游子的精神故乡，是他记忆里那些幽静如太古的“良夜”。

母亲熟睡后，月亮准时出来照看村庄许多良夜，她来到窗外轻声喊我起床。山川熟睡了，四下无人，母亲正好上路。高高的白马上，住着月亮般的宝莲寺两个少年在月光铺设的田埂上互相壮胆。月亮在山间移动碎步，为一群母亲引路。翻过七岭八寨和麻塘山，母亲的旧布衣裳沾满露水。月亮一直把她们送到宝莲寺前。跪倒在仙娘前的母亲不知说了什么。空荡荡的教室里，少年得到又一顿美睡。

诗里的节奏，恰如静夜思一样绵长，似乎每个字都在月光里漂洗过、浸泡过、醱造过。沉睡的村落与山川，俯瞰的白马山和宝莲寺、圣洁的母亲和仙娘，还有童话般闪着银辉的田埂与山路，整个世界都透着表里澄澈的安静，它与那山间谋食的众生构成凝重和轻盈的对比。那个“跪倒在仙娘前的母亲”，并不只是人间母亲。就像仙娘在神界一样，它们都意味着母性，故乡的抑或是土地的。母亲代言爱，而仙娘代言慈悲。世俗与神圣，如此完美地交融在月光里，并弥漫于山间，弥漫于天地之间，那才是故乡的天上人间啊。谁的头顶，不是那不可知的命运？“高高的白马上，住着月亮般的宝莲寺”。想想吧，那么沉重的生活，那么沉重的肉身，那么沉重的命运，不正是因为月亮和宝莲寺的垂怜而得以安顿吗？

刘羊的乡土书写，特别注重乡土的精神性开掘，或者说他习惯于以诗的方式去寻找那些埋在乡土中国的精神根脉。因此，他的乡土诗从来就不是什么田园画卷，更不是什么风花雪月，而是那种含而不露的隐喻或象征。

“乡民”的哲学，最终却通过“死”的方式来凸现，这种震撼可以说直抵灵魂深处。“对歌”与“对骂”同在，其实是浪漫与粗野同在；“默默吸烟”与“鸳鸯神仙”并存，其实是隐忍与逍遥并存。“人死了更要放得惊天动地/一辈子不弄出点声响，他们难得安宁”。这是乡民的日常，他们的哲学，何尝不是我们的这一生？

对乡间垂暮者的书写，《山间明月》同样摄人心魄。“如今她把自己关在屋里/整日不言不语。既像狱卒，也像犯人/几次我起身欲走，她都央求我再坐坐/像一个女儿满是期待”。以“狱卒”与“犯人”去表达独居老人的精神孤独和肉身囚禁，这是怎样残忍的生存现实啊。唯其真实，它才是泪与痛的诗歌。

还有一点，刘羊的故乡书写不仅带着精神寻根的深远力量，同时还变换着离乡、怀乡与望乡的往返视角。往返视角的中心，是诗人的母亲。她随儿子迁居省城多年。在我看来，诗人母亲对于城市生活的种种不适应，正是乡土对于城市的不适应，传统对于现代的不适应，也是过去之“我”对现在之“我”的不适应。

如此一想，“母亲”其实是《山间明月》里的又一个隐喻。她是诗人的母亲，她也是大地，也是故乡。我们将故乡和大地比作母亲，不就是因为她的承担、她的沉默、她的包容、她的守望吗？然而，我们却往往自以为是为地伤到母亲、伤到土地、伤到故乡。“我们吐出的铁钉一样生硬的语言/也被她吸走了。她并不还给我们/也从不说疼”（《吸铁石》）读到这一句，我泪目了。为年迈的母亲，也为离散的乡土。

文艺爱谈



杨杉供图

栀子花与鸟

隆定军

喻家坳的栀子花是在夜里开的。我总疑心那些花苞里藏了什么神秘，不然怎会在一夜之间，把整座山都染成了白。清晨推开窗，便有香气涌进来，仿佛能用手掏起来似的。

我循着香气往山上走，鞋底沾了露水，凉丝丝地透进皮肤。山道上落了不少花瓣。栀子花瓣厚实，落地也不打卷，平地地铺着，像谁撒了一地的玉簪。有几片落在溪水里，随波逐流，竟排成了一条白色的线。

我蹲下身，看一只红尾水鸲在溪石间跳跃，它时而低头啄食，时而翘起红色的尾羽，那红色在白花的映衬下，愈发鲜亮得刺眼。

“咕——咕——”布谷鸟的声音从山顶传来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团灰影掠过花丛，停在不远处处的枫香树上。它并不急于觅食，只是安静地站着，任由绚丽的朝阳透过枝叶的缝隙，在它背上织出斑驳的光纹。花丛里热闹得很。

白头翁在栀子花间穿梭，它们顶着那撮标志性的白毛，在绿叶白花间忽隐忽

现。有时一群三四只，互相追逐着，翅膀带起的风都能震落几片花瓣。我见过最有趣的是一只雌性白头翁，它叼着一根细草，在花枝间跳来跳去，似乎在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。每落在一处，都要用喙轻轻叩击枝条，像是在试探牢不牢固。

“呸！呸！”一阵急促的叫声在我脚边炸开。我吓了一跳，低头看见一只棕头鸦雀，正怒冲冲地盯着我。它不过我的拳头大，却把胸脯挺得老高，那模样活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就在不远处，栀子花从里藏着它的巢。我赶紧退开几步，它这才收敛了些，但仍警惕地侧着脑袋看我。

正午的阳光把花香蒸得愈发浓烈。我坐在树荫下歇脚，看蜜蜂在花间忙忙碌碌。一只翠鸟忽然从溪面掠过，它飞得极低，翼尖几乎要擦到水面，惊起一圈圈涟漪。此时若顺着黄材渠道走，便能见到另一番景象。

一只池鹭正独立于浅滩上。它缩着

铜官窑里的大唐

张辉东

“黑石号”沉船打捞起五万余件陶瓷
打捞起铜官窑的高光
打捞起史册里的唐朝
打捞起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模样
奉献给亚细亚阿非利加欧罗巴
陶瓷丝绸茶叶……

这些当年的世界硬通货类似如今的
英伟达芯片宁德时代电池

三十五年前，第一次来铜官窑
改革开放之风吹热古老陶瓷城
精致的工艺品在国内外流布

三十五年后，我第二次来此
博物馆宾馆楼商业街区灿烂似云霞
我有个祝愿：在博物馆的旁边
建座科学馆，展示AI时代的中国力量
一如农业文明时代的盛唐

船码头

李建勋

题记：那年，15岁的我来长沙上中师，才一个月，妈妈来看我，在码头旁餐馆，母子俩因离别痛哭流涕，不能进食，店主愕然。如今那个船码头早已不在……

那个船码头
每年我总上去几次
抚着没有表情的栏杆
看江水的汹涌绵绵
吞咽晚风里的苦涩
承受暮色的沉重
汽笛声对心的拉扯

也会走进那个餐馆
轻轻拭去妈妈脸上的泪珠
拍拍那个年少的我
肩膀上起伏的脆弱
并向店主解释
然后坐在江边
消融在如水时光里

当然，我终究
要坐现实之船回来
只是那满江的河水
却跟着我走
紧紧缠在我的眼眶里

潇湘相诗会

印山雨行记

谭纯武

邹麟供图

细雨霏霏，如雾如烟，远处的中国印山忽隐忽现，像是在诱惑前来的游人。我踏着湿漉漉的山径，从山脚往山顶攀爬。细雨纷纷，一路上，奇石、古树、古藤与石间印章次第入眼，这般景致齐聚一山，实属难得！作为一个多年生活在长沙的人，见惯了城市的烟火与喧嚣，乍一走入这片清幽古朴的印山，恍惚如梦，如同穿越到了远古时代。

才入山口，便被眼前的奇石所惊叹。山石天生奇崛，或突兀而立，或横空而出，或圆润如珠，或嶙峋如剑，全无半分刻意雕琢，是大自然亿万年间鬼斧神工留下的瑰宝。经雨水一洗，岩壁泛着温润的绿光，青苔从石缝里涓涓渗出，给坚硬的石头裹上一层晶莹的柔软。行至逼窄处，需弯腰低头，方能穿过犬牙交错的石洞；一路上弯弯绕绕，每每抬头，迎面便是一块块形态怪异的巨石，静静立在路边，让人不由得驻足凝望，沉思冥想。

再往上走，进入一片树林。山中多是青冈树，我在一棵青冈树旁停留下来。许是石山的缘故，古树说不上高大挺拔，弯弯扭扭，树干布满了绿苔青草，雨水顺着树干缓缓流下，滋润着沧桑的枝干。它决不孤单，傍着奇石峭壁而生，发达的根系暴露在外，像有好几只粗壮的抓手，牢牢地粘附于石块上，透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气质与力量。望着这树，我仿佛也被注入了无限的理想和动力，继续往山顶攀爬。

一路上我更是惊叹古藤的神奇魅力。印山的古藤别有一番意境，它弯弯绕绕，有的悬空而浮，有的贴石而卧。古藤缠绕，粗者如臂，顺着岩壁攀援，绕着古树生长，藤依石而生，树抱石而长。置身其间，仿佛踏入一片无人惊扰的秘境，心随之安静下来。在一块巨石上我发现一根奇特的古藤，粗大、苍劲，从根到梢缀着一个比一个大的藤瘤，乍一看，就像是一条巨龙盘石，让人惊叹不已！

这般奇石、古树、古藤集于一山，本已难得，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山石之间还依势刻着一方方印章。一路拾级而上，石上篆刻依次铺展，宛如一部活着的中国文字史。既有古朴苍茫的大篆、金文，线条苍劲厚重，也有规整端庄的小篆，圆融流畅；更有汉

印里常见的缪篆，方整沉稳，朴拙大气。其间还夹杂着灵动飘逸的鸟虫篆，笔画婉转如虫似鸟，古意盎然。更有后人以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入印，雅俗共赏，别有韵味。这些印章虽非出自名家，却与这片山水格外相融，朱红印文嵌在青绿岩壁间，不张扬、不喧哗，只静静守着古树、古藤、奇石，让自然之景多了几分人文之味。那一刻，我竟分不清身在何处，仿佛一脚踏进了遥远的古代。与长沙城里的热闹、匆忙相比，这片山林更像一处心灵的归处，让人暂时放下俗务，只与山水相融，与时光相守。

一路欣赏印章，不断会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小景出现。石岩壁上，几株水龙骨科舒展着羽状复叶，像从远古走来的厥类精灵，把坚硬的石头衬得愈发温润；不远处，凤尾蕨的细叶在风中轻摆，带着几分山野的灵气。青苔覆盖的树干上，几株天葵探出三出复叶，嫩绿的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雨珠，像撒了一把碎银。湿润的石径旁，一片紫荆叶静静躺着，心形的轮廓被雨水浸得愈发鲜亮，金黄的色泽在深褐的落叶间格外醒目，仿佛是大山藏在脚下的一颗温柔的心。这些不起眼的草木，没有古树的苍劲，却以最鲜活的态度，在奇石与印章之间，悄悄诉说着印山的生机与野趣。

雨越来越稠密了。我撑着雨伞，小心翼翼踩着石阶往上攀爬，路上遇到几位从长沙来的游人，我们相互叮嘱注意安全，都说常宁印山值得一来。说话间，面前出现一个石洞，只有半人高，我收好雨伞，弯腰穿行。一出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又是奇石、奇树与印章。往山下一望，烟雨笼罩，而整座山却仿佛只在自己脚下。这一刻，我竟也生出念头，想在这石壁上，刻一方属于自己的印章。

行至山巅，下山时坐在一个凉亭里，任山风吹拂，心中充满感慨。最美的风景从不在喧嚣之处，而在这藏于山野、融于自然、带着千年古意的一山一景之间。从长沙到常宁印山不过几百里，却仿佛走过了千年，这一程山水，足以慰风尘。

山水走笔

一路生花

朱顺清

所有的花朵在村庄里闹腾着，因为欢乐而叫喊……每到初春，我都要做这样的梦，醒来会莫名地兴奋，穿好衣服，开始在乡村的田野间晨跑。

追逐着晨风，携带着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我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先我一步跑进阳光。心跳在加速，血液泵向四肢，泵向慵懒的末梢，两旁的树木急速向后退去，汗水从额头滑落。

作为一名晨跑爱好者，我对四季轮回特别敏感。相对冬季的凛冽和夏季的灼热，我最喜欢早春。迅疾变化的早春，每天空气都不同，吹在脸上的风不再有寒意，有些许温柔，像一个严厉的父亲，突然看到小女儿咿咿呀呀的样子，脸上顿时松弛下来，有了微微的笑容。

惊蛰后的一天凌晨，我跑着跑着，突然发现河边山上，那些落叶乔木瘦削的枝条，变得柔软起来；太阳的脸庞也鲜活起来，奶油般的光泽饱和。雨水呢，身段不再那么生硬，开始飘起来舞起来，平添几许婀娜。

清晨的雾气，在嫩绿的叶片间聚合，早樱洁白的花蕊之中，仿佛住着天使。青灰色的树枝上的鸟鸣，让我的耳朵生动起来，觉得吹在脸上的风热乎乎，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，内心萌动着某种渴望，身体炽烈地燃烧起来。再瞅瞅路边的果树，杏树、桃树、李树的枝条，鼓出暗红、浅白的小骨朵，感觉痒痒的。

春分的清晨，沿着乡村的小路奔跑，我发现蛰伏在秃枝上的花骨朵，突然就开了——不是一朵一朵地开，是一树一树地开，引爆了春天积蓄已久的温柔。粉红、洁白、艳黄，铺天盖地、轰轰烈烈地盛开了，千朵万朵笑得花枝乱颤。我的脚步轻盈起来，张开的双臂，仿佛有绿叶招展。骨髓里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，内心的河流澎湃着，翻卷着无边的快乐。我被一朵朵花的呼吸轻轻托了起来，向前倾斜着身子，追着新燕掠过的弧线快要飞起来。花海变得更艳了，露水借我的身体，流成了汗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：不是我在跑步，而是春天在我的身体里面，悄悄绽放。

就这样迷上了晨跑，每天奔跑在路上，无边无际的烂漫春光迎面扑来。身边满眼姹紫嫣红，春鸟相逐，一帧一帧画面在眼前流动，世界好像完全成了新的，满山满坡的花叫嚷嚷，世界有一万种响动，一万种变化，眼睛完全不够使，原野上飘荡着花朵和新叶的香气、清气，鼻子被宠爱。

我的心热乎乎的，脚下降腾起一股股蓬勃的力量，步伐变得轻盈而充满弹性，平日的繁忙疲倦与内心的焦灼随汗水一同甩落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感觉自己的心率和那些花朵，已经同频共振了。

村上春树说：跑步是一种修行。去春天的乡村跑步吧！目之所及，一路生花，跑着跑着，花就开了。

有困难找志愿者 有时间当志愿者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

宣